

往事  
随想

施蛰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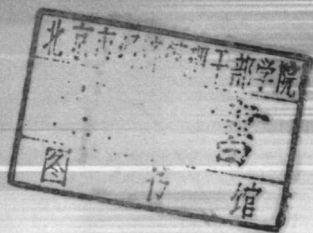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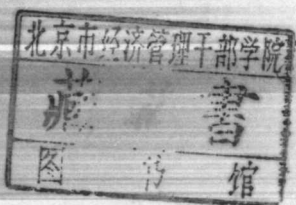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67  
728

102765

# 往事随想

施蛰存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题字：谢季筠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杨 潮  
责任校对：伍登富

## 往事随想·施蛰存

唐文一 刘 屏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电话：(028) 6661236 6660527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203 千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4728-2/I·707 印数：1-5000册

定价：16.00元

**施蛰存**，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1905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后迁居上海松江。原名施德普。

中学时代开始写作，曾向《觉悟》、《礼拜六》等杂志投稿，与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人组织过文学社团蓝社。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到上海进上海大学，接受新文学的影响。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一度参加革命活动，并与同班的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樱珞》旬刊，在此发表了成名作《上元灯》（原名《春灯》）。1929年后在水沫书店编辑《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1932年主编著名的《现代》月刊。这期间，他的《上元灯》小说集出版，大部分小说以怀旧情绪表达少男少女初恋的得意和小市民的生活。从写作《鸠摩罗什》之后，有意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来创作心理小说，与穆时英、刘呐鸥等被称为新感觉派小说。主要作品有《将军底头》、《石秀》、《梅雨之夕》、《春阳》等。1936年出版《小珍集》，其中的《鸥》、《名片》，表现了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回归。还曾与阿英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70余种。抗战以后，他去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教书。1947年回上海，又在暨南大学、

光华大学执教。除了散文创作外，主要从事欧洲各弱小民族的文学翻译，译作颇丰。

1952年起，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物考古的研究及外国文学的译介。

## 目 录

## 上编 创作生活之经历

-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3)
- 赞病····· (11)
- 我的日记····· (15)
- 鸦····· (24)
- 关于《黄心大师》····· (30)
- 我治什么“学”····· (34)
- 寒山寺碑二题····· (38)
- 寒山寺碑····· (38)
- 寒山寺碑信息····· (39)
- 我的第一本书····· (42)
- 杂谈《金瓶梅》····· (48)
- 祝由科的巫术····· (53)

怀念云南大学 .....	(56)
《现代》杂忆 .....	(60)
一、创刊宣言 .....	(64)
二、“第三种人” .....	(68)
三、“现代派”的诗 .....	(73)
四、萧伯纳到上海 .....	(80)
五、丁玲被捕 .....	(83)
六、伐扬·古久列 .....	(87)
七、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	(90)
八、文章含蓄 .....	(93)
九、特大号和专号 .....	(96)
十、《现代》的编者 .....	(98)

## 下编 平生交谊仰文华

一人一书(上) .....	(105)
一人一书(下) .....	(113)
一个永久的歉疚 .....	(122)
怀念李白凤 .....	(126)
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 .....	(130)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 .....	(130)
二、为了忘却的记念 .....	(133)
三、一幅漫画像 .....	(136)
重印《边城》题记 .....	(138)
怀孔令俊 .....	(141)

杨刚的一封信·····	(146)
怀念几个画家·····	(149)
鲁少飞的心境·····	(152)
林徽音其人·····	(155)
重印《杂拌儿》题记·····	(158)
“管城三寸尚能雄”·····	(161)
重印《黄金》题记·····	(165)
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168)
《红鼻子》的作者·····	(178)
《宝姑》·····	(180)
南国诗人田汉·····	(183)
震旦二年·····	(185)
善秉仁的《提要》·····	(196)
纪念傅雷·····	(198)
记一个诗人·····	(202)
《戴望舒诗全编》引言·····	(204)
知己之感·····	(211)
丁玲的“傲气”·····	(216)
滇云浦雨话从文·····	(220)
《逸梅选集》序·····	(232)
闲话孔子·····	(235)
文学史不需“重写”·····	(241)
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244)
“自由谈”旧话·····	(247)
杂览漫记·····	(250)



《胡萝卜须》 .....	(250)
《心理分析派小说集》 .....	(252)
《收获》一九九二·一 .....	(253)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 .....	(255)
《杜光埃画集》 .....	(256)
《湘行集》 .....	(258)
《遐庵谈艺录》 .....	(259)
《外国百家爱情诗选》 .....	(259)
嘉业堂藏钞本书目 .....	(261)
《人类的艺术》 .....	(262)
《现代名人书信手迹》 .....	(264)
《春游琐谈》 .....	(265)
《读岭南人诗绝句》 .....	(266)
《联珠诗格》 .....	(267)
《棕槐室诗》 .....	(269)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	(270)

上

编

# 创作生活之经历

注事随想·施替存

由于我个人性情急躁，没有耐性，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再加上生活条件的不稳定，我治过许多学，可是都只走了两段路，没有完成治学的全程，因此，至今不名一家，在文学研究工作者中间，我只是一个“三脚猫”。

我把我的经验贡献给青年学者，祝愿他们审慎决定研究课题，一段一段地走完治学的全程，不要像我一样的见异思迁，半途而废。

##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诗。因为在读到《新青年》杂志的前一年，我方在中学校里读书，那时的国文教师是一位词章家，我受了他很多的影响。我从《散原精舍诗》，《海藏楼诗》一直追上去读《豫章集》，《东坡集》，和《剑南集》，这是我的宋诗时期。那时我原做过许多大胆的七律，有一首云：

挥泪来凭曲曲栏，夕阳无语寺钟残。一江烟水茫茫去，  
两岸芦花瑟瑟寒；浩荡秋情几涸状，苍皇人事有波澜；迩来  
无奈尘劳感，九月衣裳欲办难。

一位比我年长十岁的研究旧诗的朋友看了，批了一句“神似江西”，于是我欢喜得了不得，做诗人的野心，实萌于此，以后又从宋诗而转读唐诗了。这一转变的机缘是很有趣味的。那时我在中学四年级，要读《纳氏文法》第四册。我家里本来藏着黄布面的《纳氏文法》第四册有二十余本之多，那是我父亲在“光复”

的时候从“学堂”里“揩油”来的，一向没有用处，这时市面上所有的《纳氏文法》多已经变了蓝色纸面的了。同学们看见我有黄布面的，就追问起我那本书的来历。于是我就做了一笔生意，把其余的几本黄布面《纳氏文法》都卖给了同学。但是我觉得似乎不好意思以“揩油”来的东西卖钱，于是我想出一个法子来，请他们各人到扫叶山房去买一部诗集来交换。这次交换得来的诗集却都是唐诗，《李义山集》，《温飞卿集》，《杜甫集》，《李长吉集》，一时聚集在我书斋里，这不得不使以前费了工夫圈点的宋诗让位了。在这些唐人诗中，尤其是那部两色套印的，桃色虎皮纸封面，黄绫包角的《李长吉集》使我爱不忍释。它不仅使我改变了诗格，甚至还引起了对于书籍装帧的兴趣，我酷爱精装书本的癖性实在是从那时开始的。我摹仿了许多李长吉的险句怪句。《安乐宫舞场诗》就可以作为我那时的代表作。

高鬟接栋破天起，日暮张灯白江水。叩弦裂管一时繁，绮箔憧憧闪娇美。吹兰嚼蕊浮空脂，粉靥遮光荡眸子。叉腰垂手迥轻鸾，髻髻乱落金钗钿。搓烟点雾月华紫，不辞踏碎拖珠履。百丈游丝罥春树，抱月飘云为郎死。掌中偷掏相思字，星眼斜飞做淫媚，纵雨腾花意不支，颊上红霞扑人醉。箏铜浅涩篋篋暗，明烛千枝落残穗。楚罗之帏喷冷香，阿郎枕断吴娥臂。锦衾不羡汉仙人，贴脸缝唇合情泪。不知门外玉骢嘶，长教朱轮点苔翠。

可是这时期并不长久，胡适的《尝试集》在我学期大考的时候出版了。我以一个暑假反复地研究它。结果是对于胡适之的新诗

表示反对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新诗好像是顶坏的旧诗，我以为那不如索性做黄公度式的旧诗好了。但是我从他的“诗的解放”这主张里，觉得诗好像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式崛起起来，可是我不知道该是哪一种形式。

这个疑问是郭沫若的《女神》来给我解答的。《女神》出版的时候，我方在病榻上。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我就写信到泰东书局去函购。焦灼地等了一个多礼拜才寄到。我倚着枕读《女神》第一遍讫。那时的印象是以为这些作品精神上是诗，而形式上绝不是诗。但是，渐渐地，在第三遍读《女神》的时候，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那时候，我曾用了各个不同的笔名寄诗到邵力子先生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去发表。虽然是浅薄到了不得的东西，但在我个人是很值得纪念的。

这时候，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中所载的许多俄国小说的翻译，引起了我的对于小说的兴趣，并且还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于是也写小说了。许多短篇被寄出去了，过了十天，十五天，二十天，除了《觉悟》上给刊载了一二篇之外，大半都退回来了。还有一小半呢，它们的命运是不可知了。我不自觉自己的幼稚，我只要发表。此路不通，则另谋彼路，于是我投稿《礼拜六》，《星期》这些杂志了。所以，到现在有许多人骂我曾经是“鸳鸯蝴蝶派”中人，以为这是我的不名誉处，其实除了一小部分杂文之外，我那时的短篇小说倒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

因我自己明白了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这中间是有着一重鸿沟的，于是我停止了这方面的投稿生活。同时，因为新文学杂志中没有安插我的文章的地位，于是我什么也不写了。中学毕业

后，从之江大学而上海大学，而大同大学，而震旦大学，这五六年间，我的思想与生活是最混乱的时候，我只胡乱地读书。对于文艺书，我觉得一切都是好的，到手就读。非但读，而且还抄。在之江大学图书馆里，我选抄了一部《英国诗选》，在大同大学的文艺书很贫乏的图书馆里，我选抄过一部《世界短篇小说选》。这是我当时最得意的工作。

那时候，我也几次想发展一点文学生活。看了别人的文学结社，东一个西一个地萌动起来不免有点跃跃欲试。可是终于因为朋友少，没有钱自己印自己的作品，更没有日报副刊或大杂志收容我们，不成大事。

但这时候，有两个投稿记录是值得我追忆的。当我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时候，我打听到了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诸先生也都住在同一里内。我就将我所写的两篇小说封了亲自去投入他们的信箱中。这两篇之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残花》，我还记得。过了几天，《创造周报》上刊出郭沫若先生给我的一个启事，问我的通信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我就住在与他们同一里内。并且还问他我的小说是否可用，因为我很担心他问了我的通信处是预备退稿的。三日后，接到他的信，要我去一谈。可是我忐忑着没有敢就去，延迟了一个多星期。等到在一个晚上去时，他已到日本去了。只见到了成仿吾先生，他说郭先生把我的小说稿也带着走了。这样，再过了七八个星期《创造周报》停刊了。我的小说稿又遭到了不幸的命运。还有一个投稿记录是成功的。那是《现代评论》居然给我刊出了两首诗。《照灯照地》，《古翁仲之对话》。其时我刚从牛津大学出版部买到了英译本的《海涅诗选》，它对于我的诗格也起了作用，这两首诗便是当时的代表

作了。

在短短的努力于诗的时期中，我也曾起了一点转移。海涅式的诗引起了我的兴趣并不长久，所以我只摹仿了十余首就转移到别的西洋诗方面去了。我吟诵西洋诗的第二阶段是司宾塞的《催妆诗》及《小艳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曾读了《催妆诗》的全部，又曾用 Spencerian Stanza 的脚韵法做过一首较长的诗，题名《古水》，可是这一阵热中也不过一年多些。

差不多在同时，我和戴望舒、杜衡合办了一个题名《瓔珞》的旬刊。我就在这仅仅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发表了《上元灯》（原名《春灯》），及《周夫人》两个短篇，望舒发表了魏尔仑（Verlaine）诗的译文及自作诗，杜衡发表了从德文译出的海涅诗。但那时候，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小刊物。

自从在自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上述的两个短篇以后，写小说的心在我胸中蠢动起来了。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可供我写的材料。这期间，在《东方杂志》上读了夏巧尊先生所译的日本文山花袋的中篇《棉被》，于是我摹仿了一下，写了一篇《绢子》，寄给《小说月报》发表了。这是纯粹的摹仿，几乎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创作功夫，实在是可耻的事情，虽则它曾经和其他二篇同样不成话的东西编在一个集子里出版，那是为了要钱用的缘故，我不愿意再提起它们。

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译本“Flying Osip”在这当儿运来中国了。我从别发西书店里买了来，看了大半本，（其实是，只除了赛米诺夫的那篇《仆人》没有看）于是我又想摹仿一下了。《追》就是在这种不纯的动机之下产生的。继续了《追》而写成的尚有《新教育》一篇。那似乎较好得多，因为这篇并没有摹仿任何作



品，实在是因为那时已在故乡当教师，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确实有这样的不满而写出来的。

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望舒与刘呐鸥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了。而我这时正在耽读爱仑坡的小说和诗。他们办了一个半月刊，题名《无轨列车》，要我也做些文章，于是我在第一期上写了几段《委巷寓言》，在第四期上写了一篇完全摹仿爱仑坡的小说《妮依》。

在这时期以前，我所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习作，都是摹仿品。

直到第一线书店改名水沫书店，我才继承着写《上元灯》及《周夫人》时的一种感怀往昔的情绪写成了八个短篇，这就是在水沫书店出版的包含了《上元灯》及《周夫人》这两篇小说集《上元灯》。这是我正式的第一个短篇集。

因为许多《上元灯》的读者，相识的或不相识的，给予我许多过分的奖饰，使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不敢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鸠摩罗什》之作，实在曾费了我半年以上的预备，易稿七次才得完成。这时我们办《新文艺》月刊，我就很自负地把我的新作排在第一篇印行了。

但是《鸠摩罗什》以后却难于为继了。在编辑第二期《新文艺》月刊的时候，我想写一篇《达摩》，又想写一篇《释迦牟尼》，思想尽往这一方面去找，结果是一句也不敢落笔。

而这时候，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于是我也——我不好说是不是，转变了。我写了